



日月光华
哲学书系

10

现代西方哲学 纲要

张汝伦 著



日月光华
哲学书系

10

现代西方哲学 纲要

张汝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哲学纲要 / 张汝伦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ISBN 978-7-208-14070-7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西方哲学-现代哲学
IV. ①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092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装帧设计 范昊如

· 日月光华·哲学书系·

现代西方哲学纲要

张汝伦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4 插页 2 字数 432,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070-7/B·1216

定价 89.00 元

总 序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思想之光，代代相传。在复旦哲学走过一个甲子之际，“日月光华·哲学书系”、“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应运而生。这既是过往思想探索道路上的熊熊火炬、坚实基础，以砥砺后学继续前行，亦是期许未来学术反思的灿然星陈，以哲学之力去勘探人类精神应有之高度与广度。为此我们当勤力不殆。

“兼容并蓄”是哲学成长的传统。复旦哲学建系伊始，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陈珪如、王遽常等诸位先生学识渊博，其来有自，奠定了复旦哲学的根基。他们不独立门户，不自我设限；不囿于教条，不作茧自缚；而是以思想和问题为导向，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由此造就了六十年来复旦哲学的特色。诸位奠基先贤始终秉持开放而专业的态度，强调严肃的学术训练，打破学科壁垒，追寻思想脉络，力图以真切而深邃的思考达致生活之本真，捕获时代之真精神。

“时代担当”是哲学不变的使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思想深入时代，对时代的根本问题做出积极的求索，是复旦哲学另一鲜明特色。真正的思想探索和学术研究理应紧紧抓住与时代血脉相连的命

题，提炼精华，不断对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做出回应。优秀的学者须有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但这并不等于将自己封闭在无根的象牙塔中，而是真实切入时代命题的必备前提。切问而近思，人类的根本命题始终激荡于胸！

我们将以开放和虚心的态度来传承这些特色。“日月光华·哲学书系”不但收录了复旦哲院教师以往的代表作，也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吸纳复旦哲学人的最新力作。我们希望这一书系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容括从复旦求学毕业、在复旦从事教学和研究，以及到复旦访问讲学的学界同仁的优秀著作，成为推动汉语哲学界不断发展前行的引擎。“日月光华·哲学讲堂”，则希望将国内外学者在复旦所做的系列讲座整理成文，编撰成册，努力展现他们思想的源初轨迹，推进其理论贡献。以“日月光华”为平台，以学术为标尺，使国内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在共同的学术园地上得以生动呈现。这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敞开的思想姿态、精准的学术眼光以及异乎寻常的努力与坚持。我们希望把复旦哲学“扎根学术、守护思想、引领时代”的精神风格融入这两套丛书；我们期许它们不但能透彻地刻画出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还将在更为丰满的历史背景中探索思想的作用。唯有如此，我们的“书系”与“讲堂”才能超出一般丛书的范畴，真正成为时代精神的捕获者、诠释者、推动者和反思者。

思想薪传在任何时代都是无声、艰辛和困苦的事业，隐于“日月光华”这一个美好愿景背后的深意尤为紧要：思想的守护与传承是“旦复旦兮”的意涵所在，精神的催生与创新是生生不息的事业。“书系”与“讲堂”的出版并不是书目的简单累积，也不是论题的无序叠加，而是思想的流动和生长，是已有思想激发新思想的创造过程，是不断厘清思想限度、拓展思想疆域的漫漫求索，是幽微星火燃成日月光华的坦荡大道。在几辈学人的共同理想和不懈坚持下，既往的成果已然成为了沉甸甸的责任。由此，在决定“书系”与“讲堂”的名称

时，我们选择将我们的理想标示出来，以此自勉，并期望人类趋向光明的理想，终将启迪人类的智慧，并照亮那条崎岖不平却让人甘之如饴的精神道路。

是为序。

孙向晨

二〇一六年九月于复旦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001

-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 //001
- 二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005
- 三 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010
- 四 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 //018
- 五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状况 //023
- 六 若干方法论原则的说明 //028

第二章 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 //030

- 一 叔本华 //030
- 二 意志与现象 //032
- 三 祁克果 //046

第三章 现代西方哲学的开拓者：尼采 //061

- 一 尼采其人 //062
- 二 尼采的早期思想 //064
- 三 权力意志 //067
- 四 人和超人 //071
- 五 重估一切价值 //074
- 六 永恒轮回 //080

第四章 柏格森 //083

- 一 柏格森哲学的出发点 //085
- 二 直觉的意义 //090
- 三 物质与记忆 //093
- 四 柏格森哲学的实践特性 //097
- 五 道德和宗教 //099

第五章 狄尔泰 //104

- 一 狄尔泰与其时代 //104
- 二 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 //109

三 知识论与描述心理学 //114

四 释义学转向 //119

五 世界观学说 //129

第六章 三个实用主义哲学家 //134

一 皮尔士 //134

二 威廉·詹姆斯 //143

三 约翰·杜威的哲学 //152

第七章 分析哲学的开山 //167

一 弗雷格 //168

二 罗 素 //174

三 维也纳学派 //188

第八章 维特根斯坦 //197

一 维特根斯坦其人 //197

二 最重要的 //200

- 三 语言与世界 //204
- 四 非本质主义转向 //209
- 五 语言游戏 //212
- 六 驳斥私人语言 //215
- 七 常识—世界图式 //219
- 八 哲学观 //224

第九章 四个分析哲学家 //229

- 一 赖 尔 //229
- 二 奥斯丁 //237
- 三 斯特劳森 //243
- 四 奎 因 //250

第十章 胡塞尔 //262

- 一 胡塞尔及其思想基本出发点 //262
- 二 胡塞尔的早期思想 //266
- 三 先验现象学 //275

四 生活世界 //284

第十一章 海德格尔 //292

一 生平与著作 //294

二 海德格尔与政治 //297

三 《存在与时间》 //300

四 转 向 //312

第十二章 萨特和梅洛-庞蒂 //323

一 萨 特 //323

二 梅洛-庞蒂 //347

第十三章 伽达默尔和利科 //373

一 伽达默尔 //373

二 利 科 //395

第十四章 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 //411

- 一 霍克海默 //411
- 二 阿多诺 //430
- 三 哈贝马斯 //449

第十五章 四个法国当代哲学家 //471

- 一 列维-斯特劳斯 //471
- 二 巴 特 //481
- 三 福 柯 //492
- 四 德里达 //507

参考书目 //519

- 一 中文部 //519
- 二 西文部 //523

第一章 导 论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

按照目前的一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史范畴的。^①德国哲学家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点学究气，又有点不太容易让人信服。因为哲学与任何其他的人类精神活动一样，讲究原创性；而“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口号，似乎是说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而根本没有原创活动的地位。如果我们皮相地把哲学理解为一门普通的学科的话，上述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解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尽管哲学现在成了大学的或学术界的一个学科，但它与数学、物理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根本不同。它不是人为地将事物的某一方面区分出来，加以“专业的”研究与思考。哲学从来就是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一般思考。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排斥什么，它也不像任何别的学科那样，有与一般人截然无关的“专

① 之所以说是广义的西方哲学史，是因为在国内许多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是指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西方哲学，这之后就属于所谓的“现代西方哲学”范围了。据此，我将那种将“西方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相区分的理解称为“狭义的西方哲学史”。我所谓的“广义的西方哲学史”指从古至今的西方哲学。

业问题”。

哲学的许多问题从表面上看极为艰深抽象，其实只不过是面对人类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高度提炼与抽象，像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本质与现象的问题等等，概莫能外。哲学的问题不是像几何学或分子化学问题那样的“专业问题”，而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曾是一切科学的总称，并不是因为当时科学还不发达，学科分际还不可能出现使然。而是因为当时人类还不曾像今天的人类那样，把自己的生存切割甚至限制为一个人造的极其狭小的片面。古希腊的思想家或学问家不会因为将自己研究的某一类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而画地为牢，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这个“专业”。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思想是他们存在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称或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看到，在一切知识中都有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知识问题通过哲学这门“爱智之学”与存在的问题发生关系。哲学归根结底产生于存在的问题。

因此，哲学的问题既是一般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一般的，是因为哲学思考的问题虽然包罗万象，且从不拒绝特殊，但它的表述形式和结论总是一般的；并且，它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等，都是人类恒常关心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促使了哲学的产生，也使得它永远不可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取代。诚然，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形式，但它们仍然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架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问题是不会过时的。例如，有和无，一与多的关系，现今人们对它们的思考未必比老子和柏拉图对它们的思考更深刻，老子和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并不只有历史的意义，而同样具有恒常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如上所述，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生存论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就是历史本身，因此，哲学的

问题必然是历史的，即虽然它们具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但却又是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演变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有时限性，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考虑的物理学问题，现在的物理学家基本不会再去考虑；换言之，这些问题已退出了物理学的视阈。但哲学问题决不是这样。哲学问题虽然有其恒常性，但却必然要在不同的人类生存的历史语境下深化、发展或变型。哲学史上每一个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对这些问题的丰富或改造。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一般而言，都不会轻易消失。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家的一些思路在前现代哲学家那里早有论及，并非多么不可思议。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学习或不研究物理学史，她或他的确没有必要了解亚里士多德对物质运动的看法，但一个哲学家如不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等于放弃了相当宝贵的一部分思想资源。尽管历史上有些大哲学家，如康德或维特根斯坦，不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样对哲学史耳熟能详，了然于胸，但他们的创见却并不在于完全抛弃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恰恰在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革命性见解。他们虽然不太熟悉哲学史，但对他们面临的（哲学的）历史问题，却有超乎常人的敏感。离开相关的哲学史语境，他们的哲学革命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理解也一定会大打折扣。

总之，哲学史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就像人必须在历史中活动一样，人必须在哲学史中从事哲学。哲学史的学习不是普通的学习一门知识，而就是在学习从事哲学。哲学史不是在我们（从事哲学的人，不一定是职业哲学家）之外的一堆客观知识，而首先是人类的思维存在。如果哲学是人类生存活动特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就无法在哲学史外从事哲学，就像一个人不能在陆地上游泳一样。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是哲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习西方哲学（史）难道也是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考虑：既然人有中

西之分，那么当然哲学也有中西之分。也许学习西方哲学对我们确有借鉴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是我们哲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学术形态中，本无哲学这一说。是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首先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西文的 *philosophy* 一词。中国人在 19 世纪末从日本人那里将此译名引入中国。但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哲学”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为其他文化所无。^① 西周本人也特别声明“哲学”一词与东方儒学有别。但现代中国人却不管这些，硬是把“哲学”引进了中国。这种引进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基本是在西方哲学的问题、概念、话语和分类下从事哲学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注定要和西方人一样来思考哲学问题，但至少规定了我们从事哲学活动的一些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更何况哲学的某些形式可能是西方特有的，但它的基本问题却是普世的，为人类所共有。既然如此，既然哲学史不是特别的客观知识，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史完全可以和学习中国哲学史一样，成为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例如，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固然有其发生语境的特殊性，但区分思维活动与思维内容对于任何文化背景从事哲学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再比如，存在的概念虽然起源于西方哲学，但早已成为我们哲学，乃至日常语言的一个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词汇。事实上，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一个原教旨或本质主义的中国文化必然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虚构，而不可能实际存在或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西文化，或中西哲学，完全无法区分。而只是说，源自西方文化的许多东西，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

① H. G. Gadamer, “Begriffsgeschichte als Philosophie”, in *Kleine Schriften*, ed. III, Tübingen, 1972, s.237; Edward Conze, *Der Buddhismus*, Stuttgart, 1971, s.13.

因此而不再是中国人，我们产生的东西，也并不因此而不是中国的东西。哲学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不是以学究的态度，将西方哲学作为纯粹客观知识来学，而是作为思想的资源与刺激，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就可以是我们中国人哲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因为我们存在的特殊性是不会因此而丧失的；相反，却必然要制约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接受。

二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然而，什么是“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只有相似的答案，却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每年世界上都会出一些《哲学导论》、《哲学通论》或《什么是哲学》之类的书，但任何对哲学的看法始终没有真正统一。我国学者对此的看法也不统一。按一般教科书上的讲法，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一些学者则根据 philosophy 一词的希腊原意，将它看作是求智慧的学问。也有些学者认为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无意于此提供一种新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将哲学视为人类主观活动的结果或方式，而未能看到哲学的存在论性质。

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从存在论角度来看到哲学的人。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①由此，哲学的存在论地位第一次得到了确立。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后来在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时说：“哲学的秘密现在被无情地揭示了。”^②哲学首先不是人主观的思维活动、思维形式或其结果，而是在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在此思想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在编辑《莱茵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② Arnold Ruge, *Sämtliche Werke*, Mannheim, 1847, p.250.